

陳寅恪文集之七

柳如是別傳

15 • 187

陳寅恪文集之七

柳如是別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寅恪文集之七

柳如是別傳

(全三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羣衆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8.375 插頁 10 字數 823,000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4,001—10,100

統一書號: 10186·199 定價: (七) 4.55 元

出版說明

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到美國和德國鑽研梵文，歸國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我國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宗教學等，通曉多種文字，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為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推重。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脫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的嚴肅認真、實事求是態度，却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別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

出版說明

二

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四月



照時書本作寫學大山中州廣在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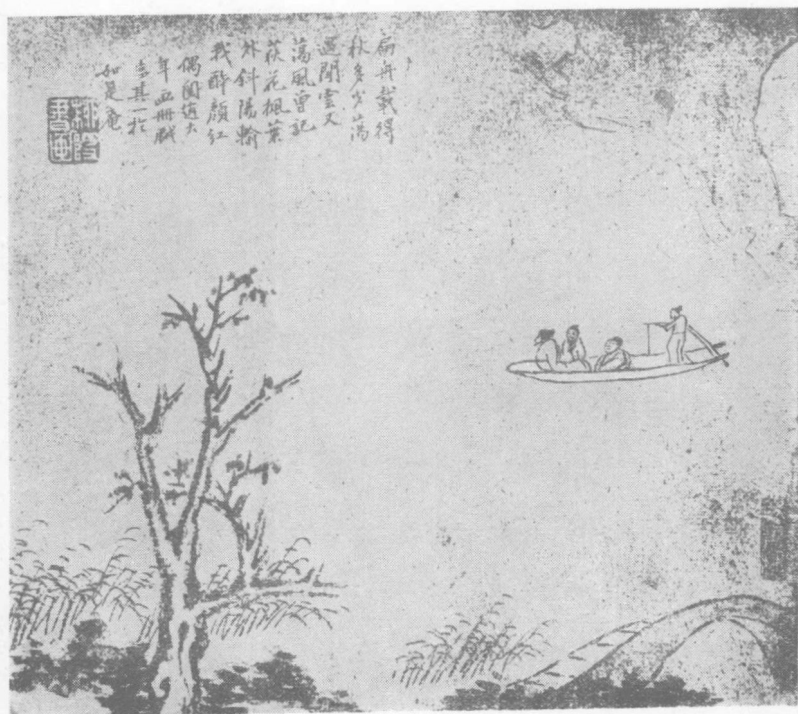
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景



清余秋室繪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景



一之迹畫是如柳



二之迹畫是如柳



三之迹畫是如柳

附記

史家紀事自以用公元西曆爲便。但本稿所引資料，本皆陰曆。若事實發生在年末，則不能任意改換陽曆。且因近人所編明末陰陽曆對照表，多與當時人詩文集不合，不能完全依據也。又記述明末遺民之行事，而用清代紀元，於理於心，俱有未安。然若用永曆隆武等南明年號，則非習見，難於換算。如改用甲子，復不易推記。職是故，本稿記事行文，往往多用清代紀元，實不獲已也。尙希讀者諒之。

錢柳逝世後三百年，歲次甲辰夏月，陳寅恪書於廣州金明館，時年七十五。

目次

第一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一
第二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
第三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
第四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
第五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五
第六章	明末清初之際	六
第七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七
第八章	明末清初之際	八
第九章	明末清初之際	九
第十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
第十一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一
第十二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二
第十三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三
第十四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四
第十五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五
第十六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六
第十七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七
第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八
第十九章	明末清初之際	十九
第二十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
第二十一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一
第二十二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二
第二十三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三
第二十四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四
第二十五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五
第二十六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六
第二十七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七
第二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八
第二十九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二十九
第三十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
第三十一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一
第三十二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二
第三十三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三
第三十四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四
第三十五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五
第三十六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六
第三十七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七
第三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八
第三十九章	明末清初之際	三十九
第四十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
第四十一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一
第四十二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二
第四十三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三
第四十四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四
第四十五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五
第四十六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六
第四十七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七
第四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八
第四十九章	明末清初之際	四十九
第五十章	明末清初之際	五十

目次

第一章	緣起	一
第二章	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	一七
第三章	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	三九
第四章	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	三四三
第五章	復明運動 附錢氏家難	二七

第一章 緣 起

詠紅豆并序

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尙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

東山蔥嶺意悠悠。誰訪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縱回楊愛千金笑，終賸歸莊萬古愁。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

題牧齋初學集并序

余少時見牧齋初學集，深賞其「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裏，共簡莊周說劍篇。」之句。（牧齋初學集叁陸「謝象三五十壽序」云：「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

談犂庭掃穴之舉。」等語，可以參證。同書玖拾天啓元年浙江鄉試程錄中序文及策文第五問，皆論東事及兵法。按之年月節候，又與詩意合。牧齋所謂「莊周說劍篇」者，當是指此錄而言也。）今重讀此詩，感賦一律。

早歲偷窺禁錮編。白頭重讀倍淒然。夕陽芳草要離冢，東海南山下潁田。（牧齋有學集壹叁東澗詩集下「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銀榜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爲君增。」句下自注云：「歸玄恭送春聯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餘客話壹貳「錢謙益壽聯」條記茲事，謂玄恭此聯，「無恥喪心，必蒙叟自爲。」則殊未詳考錢歸之交誼，疑其所不當疑者矣。又鄙意恆軒此聯，固用詩經孟子成語，但實從庾子山哀江南賦「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脫胎而來。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與牧齋降清，以著書修史自解之情事最爲切合。吾山拘執孟子詩經之典故，殊不悟其與史記列女傳及哀江南賦有關也。）誰使英雄休入彀，（明南都傾覆，牧齋隨例北遷，河東君獨留金陵。未幾牧齋南歸。然則河東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轉悲遺逸得加年。（牧齋投筆集下後秋興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遲。」）枯蘭衰柳終無負，莫詠柴桑擬古篇。

右錄二詩，所以見此書撰著之緣起也。

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尙稱乂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

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伯舅山陰俞觚齋先生明震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卽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檢讀藏書，獲睹錢遵王曾所注牧齋詩集，大好之，遂匆匆讀誦一過，然實未能詳繹也。是後錢氏遺著盡出，雖幾悉讀之，然游學四方，其研治範圍與中國文學無甚關係，故雖曾讀之，亦未深有所賞會也。丁丑歲蘆溝橋變起，隨校南遷昆明，大病幾死。稍瘳之後，披覽報紙廣告，見有鬻舊書者，驅車往觀。鬻書主人出所藏書，實皆劣陋之本，無一可購者。當時主人接待殷勤，殊難酬其意，乃詢之曰：此諸書外，尙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躊躇良久，應曰：曩歲旅居常熟白茆港錢氏舊園，拾得園中紅豆樹所結子一粒，常以自隨。今尙在囊中，願以此豆奉贈。寅恪聞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後，至今歲忽忽二十年，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復省視。然自此遂重讀錢集，不僅藉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寅恪平生才識學問固遠不逮昔賢，而研治領域，則有約略近似之處。豈意匪獨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卽河東君之清詞麗句，亦有瞠目結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稟魯鈍之資，挾鄙陋之學，而欲尙論女俠名姝文宗國士於三百年之前，（可參雲間杜九高登春尺五樓詩集貳下「武靜先生席上贈錢牧齋宗伯」詩云：「帳內如花真俠客。」及顧云美荅「河東君傳」云：「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

國士名姝之目。誠太不自量矣。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伸，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爲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牧齋事蹟具載明清兩朝國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闕誤，然尙多可攷。至於河東君本末，則不僅散在明清間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違礙書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見，即諸家詩文筆記之有關河東君，而不在禁毀書籍之內者，亦大抵簡略錯誤，勦襲雷同。縱使出於同時作者，亦多有意諱飾詆誣，更加以後代人無知之虛妄揣測。故世所傳河東君之事蹟，多非真實，殊有待發之覆。今撰此書，專攷證河東君之本末，而取牧齋事蹟之有關者附之，以免喧賓奪主之嫌。起自初訪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緣，迄於殉家難後之附帶事件。并詳述河東君與陳臥子〔子龍〕程孟陽〔嘉燾〕謝象三〔三賓〕宋轅文〔徵輿〕李存我〔待問〕等之關係。寅恪以衰廢餘年，鈎索沈隱，延歷歲時，久未能就，觀下列諸詩，可以見暮齒著書之難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做花月痕之體也。

乙未陽曆元旦作

紅碧裝盤歲又新。可憐炊竈盡勞薪。太沖嬌女詩書廢，孺仲賢妻藥裏親。食蛤那知天下事，然

脂猶想柳前春。（河東君次牧翁「冬日泛舟」詩云：「春前柳欲窺青眼。」）炎方七見梅花笑，惆悵仙源最後身。

高樓冥想獨徘徊。歌哭無端紙一堆。天壤久銷奇女氣，江關誰省暮年哀。殘編點滴殘山淚，絕命從容絕代才。留得秋潭仙侶曲，（陳臥子集中有秋潭曲，宋讓木集中有秋塘曲。宋詩更是攷證河東君前期事蹟之重要資料。陳宋兩詩全文見後詳引。）人間遺恨總難裁。

乙未舊曆元旦讀初學集「崇禎」甲申元日「詩有：「衰殘敢負蒼生望，重理東山舊管絃。」之句，戲成一律

絳雲樓上夜吹簫。哀樂東山養望高。黃閣有書空買菜，玄都無地可栽桃。如花眷屬慙雙鬢，似水興亡送六朝。尙託惠香成狡獪，至今疑滯未能消。

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祺案復有疑滯，感賦一詩

然脂瞑寫費搜尋。楚些吳歎感恨深。紅豆有情春欲晚，黃扉無命陸終沈。機雲逝後英靈改，蘭蓀來時麗藻存。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遲暮細參論。